

中美气候合作：究竟多重要？

刘元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因素叠加影响，出现一股“修昔底德陷阱”氛围下“中美竞争与合作”的研究讨论热潮。该议题在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层面渐次展开。

粗略划分中美间的竞争与合作，发现可以从哲学理念、战略政策、议题领域这三个层次入手。就安全问题而言，又可粗略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领域。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竞争与合作属“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的子议题，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关注。

伴随中美气候合作的兴起和发展，与之相关的系列问题开始涌现。其中之一便是：中美气候合作对两国传统安全合作意味着什么？更为宽泛的提问就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意味着什么？

2016年10月，由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亚太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分论坛之一就此议题展开讨论。大部分与会者的核心问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具有缓解和消解作用？”

在讨论环节，提问集中指向了在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深有造诣的余潇枫教授，余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非传统安全研究，现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在相关领域著述颇丰。面对接二连三的一系列提问，雄辩澎湃的余老师采取机智迂回战术答曰：“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阅读过余老师的文章，很期待余老师和他的合作团队在不久的将来就此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到时一定认

真拜读。

该问题的确有趣，让我联想到今年六月份在夏威夷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由外交学院和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联合主办。邀请信上写着此次会议是“中美学术新秀论双边关系”。于是，带着满足我虚荣心的“新秀”崭新标签，我开心愉快参加了那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分三个层次：中美在气候领域取得哪些成就？这些成就何以可能？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对解决南海地区安全问题有什么启示？

与会的美方朋友中有人对此持相当积极的期待。不过对我而言，这仨问题不仅层层递进，而且极具突破性。以至于让我对问题本身产生了怀疑也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大脑不断飘进疑惑的声音：气候 VS 南海。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是否有点儿……扯远……呢？两边不是早就都有人直抒胸臆表达：才不管在**领域做得如何。然并卵。有些领域必定是寸土不让，分秒必争。

理论在现实面前，往往苍白羸弱。宏伟远大的理念在现实具体的利益面前，多数都会败下阵来。这点值得我们永恒的追问与探索。

即便如此，对我而言，对此问题的持续思考颇有趣味。为了验证对方提问的价值，同时验证自己疑问的意义，我做了一些功课。对中美气候外交做了一番梳理，结果显示：气候问题在中美合作历程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支柱的过程（具体内容见本人拙文“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合作”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2期）。

继续相关问题的思考，我在提交给此次大会的论文中写到：（1）我们最好选择相信那句颇有鼓励和安慰作用的老话即“改变是有可能的，即便是在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领域”。（2）改变是有条件的，条件需要因地制宜。（3）想要拥有这些条件，自身需要努力。（4）努力的前提是对自己身份和能力有科学理性的认知理解和欣赏接纳。

然而，在小组讨论中，面对不断被提及的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频频被提到的南海地区目前的安全困境。我以上的这些思考很明显就成了轻飘飘不着地的说说而已。因此重新开始思考：中美在气候问题的合作对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解决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如果有，是什么？再抽象一些问题就变成：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对传统安全领域意味着什么？

“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那有限的思维在无限的知识汪洋中接连跳跃，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到杭州峰会的食品安全，到北京遮天蔽日“史诗般”的雾霾，最后落脚点竟然是饮食男女的婚姻观问题。说来实在有趣，可能宏大深奥的国际问题思考起来太烧脑，我还是对婚姻生活中呈现的问题有更切身的体会。因此，进入了想象的世界：

我们假设，有一对夫妻，来自南方的妻子一日三餐只喜欢且必须要吃米饭，而来自北方的丈夫三餐只喜欢且必须要吃煎饼。同时，这对夫妻面临两个现实约束：（1）他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每餐同时有煎饼和馒头；（2）如果长期不吃主食只吃菜，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和寿命。然而，夫妻二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比如他们爱读相同的书，喜欢相同的体育运动。

请问，夫妻二人在阅读以及锻炼方面的共同爱好，能不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饮食问题上的冲突产生影响？产生什么影响？

“对此，您怎么看？”

想象至此，我马上又给自己提出新的问题：婚姻生活真的是那么泾渭分明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吗？还是一个物质精神边界比较模糊的混合体？安全问题仅仅是一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就可以概括的吗？还是二者根本上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看似简单凝练的归类，一方面受益于人类理性思维的发达，另一方面

也受困于人类的懒惰和理性的局限。

如果我们固执于前者，难免就陷入对外界的指责从而持续找不到答案，由于过于功利的想法，非得在二者之间建立紧密联结，这反过来困扰自己，反倒不如将自己所在领域的问题处理好，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理解并接纳后者，那么会不会更平和一些。进而反思：这种划分本身是不是就有问题？或者说生活本身注定不完美，我们不仅要认识理解这一点，而且接受这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忍受这一点。

给思维加点油，让它跳跃至稍远的地方去追问：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吃饭在实现婚姻目的上有多重要？如果我真的愿意学习，尝试改变，当我学会用正确的打开方式来爱人爱己，我是不是可以做到在吃你喜欢的煎饼时不恶心，或者即便是生理上恶心，但是却能让彼此心理上都舒心？或者，在我拒绝你的时候不让自己有愧疚感而且也让你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点？

这时脑海中又冒出一句：审慎是政治的美德，妥协是外交的灵魂。如果我们真的看重彼此，看重婚姻的价值，那并非一纸婚约乃是一世承诺，不管你怎么看待，我反正是死活要遵守当时的承诺，因为那对我而言，意味着神圣。这样的想法会导致怎么样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有将导致怎样的生活？

出于个人兴趣，我参加过几次萨提亚在国内开设的心理学的工作坊。其中一个极其实用且充满智慧的人生指导信念就是：改变自己，影响他人。如果我们可以把国家人格化，可以不可以说：改善本国，影响世界。我现在想来，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国际问题研究有趣，就和人一样有趣。